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感應 神助

感應

書曰惟德動天又曰至誠感神是知為善者降祥好謙者受福天人相與之際交感訢合如律之命呂雲之從龍未嘗斯須而不應也故古者賢聖之君莫不通三統

之要重萬靈之命思惟往古窮極至治兢兢業業罔敢
暇豫德之盛也合於天地誠之至也通於幽明神以知
來聰以知遠善行無迹有開必先則感而應之乃自然
之理也乃若商湯桑林之禱大雨斯降漢武竹宮之祀
神光屢燭宣帝建祖廟而白鶴集玄宗封泰山而勁風
止策書所紀其流實繁斯皆清衷玄感靈貺昭答高明
聽卑若響之應也董仲舒有言曰王者修五常之道故
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豈

不題與

殷湯時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爲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

漢文帝十六年四月以郊見渭陽五帝廟爟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

武帝元鼎四年親祀后土東幸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帝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

五年十一月始郊拜太一祠上有光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寛舒臣欽若等曰談司馬談也寛舒姓闕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應明著美光及黄氣之祥帝嘗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嘗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以竹為宮天子居中竹宮去壇三里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

元封元年正月親登崇高臣欽若等曰崇與嵩同御史乘屬在廟

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

二年夏有芝草生甘泉殿房中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若有光云爲塞河及造通天臺而神光之應

四年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於靈壇一夜三燭幸下都宫殿上見光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已下

六年三月幸河東后土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

化為黄金昆田者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為出珍物化為金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已下

太初二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周大十里高三十里其赦汾陰安邑殊死已下

太始三年二月幸琅邪禮日成山祭日於成山也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

四年四月幸不其不其山名其音基因以為縣在東萊祠神人於交門宫

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瑯琊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若有鄉坐拜者如有神人之景象嚮坐而拜也神坐見且黑且白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

宣帝本始二年六月尊孝武廟爲世宗告祠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鴈五色集殿前西阿築世宗廟神光興於殿旁有烏如白鶴前赤後青神光又興於房中如燭狀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房戶大開夜有光殿上盡明迺下詔赦天下

神爵元年正月帝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有美祥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詔曰朕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淨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其改元神爵

四年二月詔曰脩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蜚覽翺翔集止於旁萬舉猶言舉以萬數也蜚覽言飛翔覽觀也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鬯香酒所以祭神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鄉海內承福其赦天下

五鳳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方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竝見或興於谷燭耀齋宮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

後漢明帝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切見北宮

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若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所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狂營罪當萬死帝策報詔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寮遂應時澍雨雨所以注萬物故曰澍雨

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雒陽寺寺官舍也錄囚徒舉
冤獄收雒陽令下獄抵罪司隸校尉河陽皆左降未及
還宮而澍雨皇太后紀云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証龍困與見鄧太后察視覺之即收雒陽令下獄時帝幼太后臨朝

魏明帝太和元年初營文昭皇后宗廟掘地得玉璽方
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
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疎高下叙用各
有差賞賜累鉅萬

後魏明元泰常四年八月帝嘗於白登廟將薦熟有神異焉太廟博士許鍾上言曰臣聞聖人能享帝孝子能饗親伏惟陛下孝誠之至通於神明近嘗於太祖廟有車騎聲從北門入殿殿轞轞震動門闕執事者無不肅慄斯乃國祚永隆之兆宜告天下使咸知聖德之深遠

太武太延元年三月不雨六月使有司遍請羣神數月大雨是日有婦人持一玉印至路縣候孫家賣之孫家得印奇之求訪婦人莫知所在其文曰旱役平寇天師

曰龍文紐書云此神中三字印也

文成興安二年正月遣有司詣華嶽廟立碑數十人在山上聞虛中若有聲音聲中稱萬歲云

和平五年四月帝以旱故減膳責躬是夜澍雨大降

孝文泰和元年五月乙酉車駕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

二年五月京師旱辰祈皇天日月五星於北苑親自禮焉減膳避正殿祭之夕澍雨大洽

三年五月丁巳帝祈雨於苑開陽門是日澍雨大洽
二十年七月戊寅帝以久旱咸秩羣神自癸未不食至
於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帝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百寮
詣闕引在中書省帝在崇虚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
至不獲相見卿何為而來平南將軍王肅對曰伏惟陛
下輟膳以經三旦羣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
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繇聖人以致灾是以國儲
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

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惟京城之內微為少澤烝民未闕一飡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羣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尅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心未至所致也肅曰臣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五穀臣嘗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以

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上天有知陛下有感矣帝遣舍人答曰昨内外貴戚咸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為之辭三復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此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太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内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洽

宣武景明四年旱命尚書鞫京師見囚務盡聽察帝又

減膳撤懸俄而澍雨大洽
孝明帝神龜二年二月詔曰農要之月時澤弗應嘉穀
未納三麥枯悴德之無感歎懼兼懷可勑內外依舊雩
祈率從祀典察獄理冤掩骼埋胔冀瀛之境往罹寇暴
野死者既多白骨横道可遣專令收埋賑窮恤寡救疾
存老准訪前式務令周備三月甲辰澍雨大洽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五月甲子朔避正殿寢不受朝以
旱故也甲戌乃雨

隋文帝開皇二年四月己酉旱上親省囚徒其日大雨

唐高祖初為唐王義寧二年三月不雨至四月乃命祈禱掩骼埋胔於是大雨

武德三年自夏不雨至於八月帝齋居稽顙四向拜遣治書侍御史孫伏伽告天地神曰某蒙聖明祐助得為人主有何殃咎致使炕旱某若無罪使三日內雨某若有罪請殃某身無令兆民受茲饑饉應時大雨

四年三月帝以旱親録囚徒俄而澍雨

太宗貞觀三年三月旱庚午大赦天下癸酉雨自是赦書所至甘雨便降兆庶以為異焉

六月終南等數縣蝗帝至苑中見蝗掇數枚而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生疾遽諫止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為災

十二年正月帝朝於獻陵先是大雨雪及帝入陵院悲

號哽咽百辟哀慟是時雪益甚寒風暴起有蒼雲出於山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至禮畢帝出自寢宮步過司馬北門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雲止雲氣歇滅天色開霽觀者竊議咸以為孝感所致焉五月甲寅帝以旱避正殿自去冬不雨至是令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有所隱減膳罷役分遣使人賑恤寡乏之理囚徒申究屈司空長孫無忌以旱遜位不許自是澍雨應時歲大稔

十七年六月大旱甲午避正殿減常膳丁未雨降百寮

奉賀請復常膳御正殿詔從之

二十三年三月自去冬亢旱至是始雨帝謂侍臣曰天

生蒸民樹之人君以牧養而移時不雨自天亢旱粟麥

不成春田未闢朕憂其窘罄無忘於懷將廪給之故不

令之絶耳是日雨降

高宗永徽元年自夏不雨至七月詔在京諸司見禁囚

宜竝慮過所司精加勘當速即斷決尋而降雨

三年自去年九月不雨至於正月詔避正殿御東廊以聽政仍令尚食減膳至三月壬寅大雨雪乙巳復御兩儀殿南面視事

麟德元年五月丙寅以久旱遣使命禱名山大川避正殿御帳殿丹霄門外聽政凡三日而澍雨

乾封二年春正月丁丑以時旱避殿親録囚徒令所司減膳其日雨降

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甲戌帝以旱親往龍首池祈禱有

赤蛇自池而出雲霧四布應時澍雨

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封禪帝登泰山至齋宮其夕陰雲慘冽勁風四起裂幕折柱寒氣切骨帝露立祈請仰天自誓曰某身有過請即降罰萬人無福亦請某為當罪應時風止天地清晏日氣和煦及升壇休氣四塞登高奏樂有祥風自南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禪社首五色雲見日重輪

十四年六月丁未以久旱分命公卿祭山川己卯河北

道及太原澤潞等州皆雨祭北獄使李嵩上言曰臣至邢州雨降盈尺臣切問野老皆云往十二年春夏大旱六月下旬方始降雨其歲河朔大熟粟斗五錢今年得雨雖晚猶早於前歲百姓欣然咸有秋望臣受命之日祈雨恒山玉幣未陳明靈已應實陛下至誠之感先天不違

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朝於昭陵掌事者彷彿遥覩太宗立神殿前及玄宗入寢宫閶室中有謦咳又於寢宫

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玄齡等數十人如聞其舞蹈之聲

十九年四月己丑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奏曰頃以春季夏初微愆時澤雖無滂潤尚未為災臣等親承德音憂勤萬姓虔誠雲漢自結壇場有孚斯感不疾而速則有鸖鳥和鳴油雲沓起未崇朝而四濵飛灑不終夕而萬里滂沱生靈以之相慶草樹緜而自樂臣等幸參近侍親奉殊祥蹈躍之誠實百常品望宣付史館從之

因詔曰政教不修則陰陽隔併精誠有感則風雨順時頃自暮春爰涉初夏甘澤未降農務是憂所以親結壇場用申祈禱豈神聽意達而應不逾時斯實上玄昭鑒之深亦是卿等燮理之効宜加勉勵以答靈心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宋璟等奏曰近者日永南陸雲密西郊鬱彼炎氣暫愆時雨陛下順天布德憂人在念潔壇菲膳恤獄緩刑故得膏澤應期會旬而至夜良田望歲自公而及私觀其洒液九重雜梅香而共溢含涼入

水將沴氣而俱清臣等預睹休和叨承霑沐手詔曰頃自春涉夏雨未流施勤恤之心切憂農務是用寛刑宥過減膳撤懸責己祈天躬親禱祠上玄垂鑒甘澤應時嘉夏種之不愆佇秋成之有望爰與羣公卿士同荷休徵各勉其誠敬承天德

五月壬申京師旱帝親禱興慶池是夜大雨乙亥侍中裴光庭等曰昨二十五日伏見高力士奉宣勅旨親於興慶池投龍祈雨伏以何言者天卑聽以平施惟微者

聖玄感而降祥用能咸孚響臻幽贊昭應聖德美利其至矣哉頃西郊徵愆南畝不害遠自河陜已聞沾洽近次咸秦頗未均被而聖情遷軫憂勞日昃降天步禱神池肹然肸蠁若有從助俯祈萬福之祐仰叩三靈之心言發而旋雲朝隮神通而甘露降澍人欣華泰之盛物覩由庚之樂不疾之速書契所未聞至誠之感皇王所不載霑休之慶曲成羣物況在臣等切倍常情望宣付史館式彰昭感之美手詔報曰爰自今春時雨愆序切

憂農務無忘寢興陝雒兩郊已聞流霑而咸京近縣尚
未需霈憫禾黍以疚懷仰雲漢而翹首投龍致祭親禱
靈池誓移咎於渺躬庶垂祐於黎獻神道貽著鑒此虔
誠甘澤應期嘉生遂性亦是卿等同心燮理戮力謀猷
上下咸和致茲休應豐年可望慶慰良深麟鳳飛翔未
為瑞也
七月甲戌以久旱帝親禱於興慶池翼日大雨丙子少
府監馮紹正奏曰自夏以來時稍微旱昨令臣畫龍刻

魚聖躬親用祈禱先天不違油雲鬱興甘澤滂降百穀
豐熟萬物滋成臣忝有司實荷殊慶請宣付史館以闡
皇猷手詔報曰黍稷垂成實滋甘澤既屬久旱懷憂匪
寧思拯黎元靡神不禱靈心貽鑒降此休徵覩垂穎之
可觀佇大獲之為慶編之青史良有愧焉
二十四年六月以久旱命河南尹李適之祭嶽瀆祈雨
是日澍雨適之奏賀曰聖心纔啟靈貺潛通膏澤竝霑
罔不滂霈請宣付史館仍於濟源縣度備賽禮手詔報

曰道貴以誠神無不應豈朕之先意亦卿之用心川嶽効靈甘霖竝洽請行賽禮深得事機宜宣付史館用依來請

二十八年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奏曰吐蕃以五月十八日安戎城斷其水路至二十一日城東湧出一泉將夜城南面又湧出一泉軍士飲之不竭侍中牛仙客中書令李林甫上表賀曰此城往緣無備權屬吐蕃天威所臨復為我有而犬戎自送其死且或執迷率彼凶徒

輒敢違逼城中在昔惟水為虞雖佇之則多而汲之路斷陛下每憂無物必期靈祐聖心有屬神道玄通遂使拆石流泉分巖瀉液動天地而貽應與造化而同功三軍所資一朝皆足既使無渴乏之慮益勵忠勇之心剪滅寇戎從此非遠勞稽典策博考禎休以欣以躍實倍常品請宣示百寮編諸册簡帝手詔報曰城之還我乃復其初天意神心自常幽贊克濟軍旅湧出雙泉不假梅林有過疏勒編諸竹帛任卿意焉

天寳四載七月蜀郡上言道士鄧紫虚投龍設醮於江潭有大蛇長一丈自潭遊出文彩五色有異常蛇其上有慶雲紛郁望編諸史冊從之

十四載三月丙戌勑頃緣少雨遍於致祭旋降甘澤實荷靈祇其先令中使祭者别有昭報京兆府比來應有祈請處并畿内名山靈跡竝令府縣長官各申賽祭

肅宗乾元二年正月藉田禮畢還大明宫自前年旱冬又無雪禮畢降雪盈尺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丁亥親拜南郊初上將饗太廟齋之夕歲星爲太白同躔辟而不犯司天臺夏官正徐承嗣上言曰木處仁君恩於養也金全義德體其政也今月四日臣伺候屬輕濛隱映光跡暫明位揩東西不盈南北勢凌容近切慮相干陛下展禮齋宮陰騰又蔽星擬土錯不露其瑕及廟宿精誠天容若鏡今太白避歲之審二尺有餘昔熒惑守心之明三退無謬加以禋祀五帝敬告百神是憑法象呈休蒼生致福偃兵歸馬不

遠來期孝理行歌起於茲景事殊古典應奏前書望付
史館兼示中外許之
永泰元年七月庚子以旱故禱諸神祠是日雨降盈尺
時京師米價騰貴斛至萬餘錢至是霑澤人心稍安
德宗興元元年六月戊午帝發興元是日大雨將入斜
谷路嶮峭多在巖石之閒議者以為行至谷中若遇向
之甚雨閣道壞絶進退何從咸切憂焉及入谷之後天
象霽朗曾無纖雲以至京師無風雨之虞衆情欣欣皆

謂聖德感通自天祐也

貞元六年四月以旱下詔免減稅戊午澍雨踰旬遠近霑足

十三年四月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行雩祀遂幸興慶宮龍潭爲兆庶祈禱焉忽有白鸕鷀沉浮水際羣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晤龍神之變化遂相率蹈舞稱慶至乙丑果大雨遠近滂沱

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於宣政殿受冊先是順宗寢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爲學士居翰林通於内官李忠言宣下詔令韋執誼爲宰相奉而行之天下危懼連月陰雨及定策雨遂止即位之日天氣清明臣下繇是知天命之有歸矣

元和二年正月辛卯有事於南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開羣有司慮降雨雪以不克展禮爲懼宰臣議請改日帝曰郊廟重事吾齋戒有日豈以將有雨雪而

癈乎洎三大禮方享獻之際皆景物澄霽及鑾輿就次則降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翼日御樓宣赦纔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情懽悅咸以爲聖心昭感所致
八年二月辛未帝以久旱親祈雨於禁中是夜降霔霑足
十年正月下制討吳元濟自去年無雨雪至是討元濟詔下乃雨雪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庚申帝幸龍首池觀內人賽雨自

春少雨帝孜孜憂勤徧禮羣望至是甘澤屢降中外咸
忻帝賦暮春喜雨詩百官咸有屬和
三年正月癸未以旱下詔放逋租及寛刑獄其日大雨
四年六月戊辰以久旱分命羣官徧祠祈禱帝自即位
每歲有徽旱即虔誠祈禱至是久旱帝於紫宸殿對宰
臣憂形於色宰臣以星官所奏天時當爾乞無過勞聖
慮帝慄然改容曰朕為天下主無德及人致此災旱今
又謫見於上若三日不雨當退歸南内更選賢明以主

天下宰臣嗚咽流涕各請罪乞免相位是夜澍雨大洽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於魏州時正月不雨至是人心憂恐洎宣赦之夕降雨彌溥耒耜滿野上下懽康槁苗復茂麥熟倍常

明宗初仕莊宗天祐十四年契丹圍周德威於幽州帝與李存審節師同討自易州北山而行詰旦微雨諸將懼雨淋潦帝祝曰彼蒼垂祐國難終平敢希浹旬早得晴朗俄而開霽衆心咸悅

天成四年二月甲子車駕歸京宿於中牟縣百官詣行宮起居各賜酒食上謂侍臣曰麥田稍旱朕以暗禱祈乙丑届鄭州雨三日百辟稱賀

長興元年二月甲寅赴南郊壇之齋宮是夜陰雲蔽密至二鼓微雨帝詔問司天官擇日奏曰聖德動天百靈斯會即應便止至三鼓雨止星象晴明瞻視如晝咸以為感德感也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曰昨以稍愆時雨慮損嘉禾朕

親赴龍門遍申祈禱甘澤尋降豐稔可期宜令元差禱雨官各赴祠宇貽賽

漢高祖天福六年初為太原節度使赴任晉陽大旱帝入境謂賓從及左右曰吾始衣繡還鄉甚有德色今一境大旱五稼將枯豈非薄德寡祐而致是邪帝乃際地設脯醴望山川而禱曰某本生此地濫鎮北方朝廷差來不敢違旨在上者無德而禄甘速身殃在下者以食為天難加衆咎願興雲雨以救焦勞灑泣致拜其日大

雨帝旣下車入謁興安王昌寧公廟每致祈禱縣是境
內大稔蓋精誠之所感也是歲天下飛蝗東距於海西
至隴右南極湖湘北越燕薊川井廬舍無不塡滿惟入
太原山谷中者皆抱草木而死時天下蝗亦相繼而死
焉但五稼已傷而太原獨豐人甚異焉
隱帝乾祐元年五月丙辰以久旱幸道宮佛寺禱雨是
日大澍
二年內出宋州所送蝗抱草死者以示羣臣乃命止捕

焉差官祭之

周太祖以乾祐二年討李守真太祖決欲進攻十七日於西砦抽郭崇葉仁魯及手下兵士與東砦軍進攻梯衝砲弩百道齊發俄而西北黑風揚沙晦暝梯衝揺蕩人不能開目太祖令禱河伯祠曰吾奉辭伐罪以救黎元兇醜拒張勞兵攻伐神道禍淫合伸冥助風師無狀不祐王師明靈感通速宜止絶如無顯効祠其危乎奠訖而風止

世宗初節制澶淵凡三載或水旱不時有禱於神祠未嘗不應時雨驗顯德四年親征淮南降下壽州還京四月戊午到穎上縣是日大雨先時帝在下蔡日宰臣以時雨稍愆上奏帝曰賊壘已平班師在近雨當不日矣至是果如聖語

神助

夫大人斯興神明鑒德至誠多感惠迪多助肸蠁幽贊顛沛靡失斯自天之孚祐也故有宅心清明發秀岐嶷

越在側微之際已彰保定之徵及乎扶義臨戎勞神焦思顧諟靈命率籲衆謀將拯横流以遏亂畧縣是猛鷙効用靈祇告猶冐矢石而如夷視水火而可蹈寒暑為之易節風雷為之借勢休應震動蠢類薦祉況乃吉夢先啓聖知獨悟懇激之切至人事之符合者哉黄帝有聖德初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妭止滛雨史記云黄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蚩尤戰於阪泉之野

虞舜初居於嬀汭其父瞽瞍嘗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夏禹初爲司空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於淵

漢高祖初爲漢王二年四月與項羽大戰於彭城靈壁

東園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晦暗也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遯去

八年冬帝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真定也還過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欲殺帝帝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獄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蓋巫蠱獄繫收繫者衆故寄此獄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繫者輕重皆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廷尉監邴吉拒閉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

後漢光武初為更始大司馬狥河北時王郎移檄購光武光武趣駕南軒至饒陽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虖沱河候吏還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

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渡堅護度也未畢數騎而氷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進至博城下乃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信都郡今冀州

也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

魏太祖之討張魯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郡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擕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麋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衆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晉宣帝為魏太傅勒兵從闕下趣武庫當曹爽門人逼

車住其妻劉怖出至聽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起兵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三帝遂得過去

文帝為魏相國諸葛誕據壽春叛命築壘圍之初壽春每歲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帝之築圍也誕笑曰是故不攻而自敗也及大軍之攻亢旱踰年城既陷是日大雨壘皆毀

元帝為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以穎所害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繇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暝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鞭策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雒陽迎太妃俱歸國

後魏孝文五歲受禪文明馮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

於馮氏將謀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絶食三日帝亦無恙

唐高祖初為唐公大業十三年起義師於太原七月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老生陳兵拒險義師不進屯兵於賈胡堡會霖雨積旬饋運不給高祖患之忽有白衣老父詣軍門請見曰予霍山神遣語大唐皇帝若向霍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助爾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東南視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趙

襄子豈當負吾邪八月己卯雨果霽高祖大悅以太牢

祭霍山

太宗初討宋金剛賊徒日慼嘗欲覘敵潛軍遠抄騎皆四散太宗與一甲士登丘而睡俄然賊兵四面雲合不知覺也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起因見賊至遽白太宗而俱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發大羽箭射之殪其驍將賊騎乃退當時以為異焉

貞觀十九年征遼五月丙子師次臨遼頓其夕遼水減

二尺三軍慶悦咸以為得天之助

玄宗始三歲封楚王時則天因御高樓抱之眺望誤墜於地左右失聲奔下扶擁帝怡然無虧損之狀則天甚奇之

肅宗母楊太后方娠時玄宗為太平公主所忌密謂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嗣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煑藥醺然似寢夢神人覆鼎既寤如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

曰天命也無宜他慮及為皇太子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玄宗幸蜀留太子在後宣慰百姓賊師追至渭便橋已斷渭水初漲又無舟檝太子於水濵號令百姓願從者三千餘人因而涉渡而南遇潼關散卒誤以為賊與之戰士多傷敗收其餘復濟渭而北太子過渭之後渭水之漲隨馬跡而高丈餘追者盡溺衆心大喜以為聖感帝行至豐寧南見大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北渡將諸豐寧忽大風飛沙礫數步之間不辨人馬踪是廻軍東

趣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
乾元三年正月甲申元帥奏於河陽陝東大破賊文武
百官奉表稱賀曰伏見元帥行營露布伏承官軍大破
逆賊二千餘衆兼燒浮橋柵壘等悉皆蕩盡陝東大破
兇徒斬及生擒甚衆又見中書門下稱河陽橋頃因河
陵衝突連艦偏斜昨一軍吏夜閒橋下鬧見有神人云
我是毗沙門天王為國家正此橋柱及平明橋忽正又
勝州已北百姓數十人忽見兵馬極衆喚百姓索食其

中有人云我是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為國討賊不日當太平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此皆聖德所感人神合符靈應昭然今古未有者臣聞聖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神祇告休山川輸貺雖五兵暫阻而七德肇脩伏惟乾元大聖先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眷德昭融文思光被道冲玄漠德同淵明三靈貢珍百神效職頃者兇徒未殄侵軼京師東郊不開尚稽大討幽明增憤動植未康固得天祇護祐神兵啟陣喧聲夜發狀若

搆於黿鼉靈契昭然威德清於蚑蝻三軍盡覩百姓咸
觀此實止戈之先兆也及師出交懷一戈而羣兇塗地
兵臨分陜再戰而餘孽殄殲擒元惡而詰彼兇殘焚賊
橋而斷其歸路莫不覩兵勢以攝竄聞軍聲而畏威撲
滅之期於斯見矣此則天時人事斷在目前睿筭神功
致之度内皆經籍未載古今蔑聞者也詔曰朕為人父
母時屬艱虞東夏不康近郊多壘除妖撲燎戎馬交馳
父出夫行征徭未息蓬頭汗甲今已累年憂我人斯寢

興誠切達精誠於天地委長策於廟堂宗社假靈王師
克勝殘逆窮搏聚而相持造舟横河樹栅憑岸一鼓齊
進應時殲蕩陜東連捷吉語驟來平賊安人指期可待
自古王者得神以興城梁不假於人功士馬或稱於幽
贊休徵斯在靈應不違凡百具寮相同慶慰
敬宗寶歷元年正月乙卯命中使張宗肇持緋衣賜長
安縣主簿鄭翦翦時主役太清宫御院忽於院前西序
見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汝速實之

不然罪在不測蒴惶遽領役人視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一古井宛然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翦遂告功德使以聞帝歸至宮宰臣及供奉官於焉舞蹈稱賀時有詔命翰林學士韋處厚紀述以表其異

後唐武皇初為河東節度使追黄巢至於曹州班師過汴汴帥朱溫迎勞於封禪寺請帝休於府第乃以從官三百人及監軍使陳景思館於上原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汴帥自佐饗出珍幣侑勸帝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

握手叙破賊事以爲樂汴帥素忌帝乃與其將楊彦洪
密謀竊發彦洪於巷陌連車樹栅以扼奔竄之路時從
官者皆醉俄而伏兵竊發來攻傳舍武皇方大醉噪聲
動地從官十餘人捍賊侍人郭景銖滅燭扶帝以茵幕
裹之匿於床下以水灑面徐曰汴帥謀害司空帝方張
目而起引弓抗賊有頃煙火四合復大雨震電帝得從
者薛鐵山賀回鶻等數人而去雨大如注不辨人物隨電
光登尉氏門縋城而出得還本營

明宗初為邢州節度使從莊宗南伐次胡柳陂前軍周德威為輜重所撓一軍不利莊宗以中軍戰勝兩軍勝負相半而左馳右趣皆無部伍或號曰晉王渡河而北矣日晡晚帝與末帝相失軍無所止河冰初解以無舟檝帝泣曰吾兒安在吾主安歸身世盡於斯矣是夜大寒雪深盈尺兵士凍死者衆河冰有復合處帝試踐行可渡不旋踵而冰解繼行者陷矣是夜帝得渡宿先鋒砦翼日莊宗遣内官訪帝時已獲土山之捷矣軍聲復

震

晉高祖後唐應順末自河東改鎮常山承詔詣闕會少帝失位與數百騎欲奔鄴夜與少帝相遇獲嘉東遂俱入衛郡泊郵舍中時劉諱即漢高祖也從行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於亭廡劉諱密遣御史石敢袖鎚立於後伏甲者俄起左右驚擾敢素有勇力擁晉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尋死焉劉諱乃解所佩刀隔窓授晉高祖既出有

數卒遂劉諱劉諱時無佩刀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燃者奮而擊之人謂其短兵也遂敗走帝乃匿身長垣下隔垣聞人相告云石太尉已死矣即晉高祖也劉諱審其語則帝所親驍將李洪信也劉諱因謼而召之曰石太尉無恙繇是坎垣求出其垣劃然頹落有神助焉劉諱乃與洪信合衆護晉高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刺史王引贄晉高祖乃能脫難赴闕

漢高祖即位初自晉赴雒次絳郡有司奏置頓厄口鎮

帝曰地名稍惡安可宿之朕記此別有好路乃遣人導之果坦夷而至於聞喜縣有從騎纍驰繇厄口者多爭路墮於絶壑從臣嘆曰昔高皇帝避柏人之名其智若神我帝惡厄口而入聞喜何千載之暗合邪

周太祖初為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乾祐中圍李守貞於河中府攻城日大風帝祝於河神而風止及守貞將敗帝夢河神告曰勿攻擊七月下旬上帝滅其族果如其言及北征至澶州驛亂軍逼即登城樓令王峻慰

諭之曰河氷已解浮橋難立如何南濟衆亦憂之其夜西北風裂凝凍比昧旦津吏報氷堅可渡步騎踐氷而行堅如鐵石未午軍人渡絶衆謂之凌橋其日將夕津吏報曰氷橋泮矣

廣順二年五月親征慕容彦超於兖州是月十三日至城下賊尚拒守十七日晝寐夢内養徳兒引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絶多不能盡記既寤以夢示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六月二日離兖

州是日大雨城下行營水深數尺其日晚至中都縣太祖笑謂侍臣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為水潦所溺矣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大敗賊軍初兩軍之未整也風自東北起不便於王師及與賊軍相遇風勢斗迴人情相悅

册府元龜卷二十六

冊府元龜卷二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孝德

夫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天子之孝也若乃總制區宇尊居宸極至性内發玄化潛運率土之濵民德歸厚矣其或在田處晦祗載之德巳隆膺期撫運奉養之誠彌竭至於逮事靡及追懷罔極因心創鉅時思永感

哀動左右風化天下傳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繇兹道也

帝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將使嗣位乃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其後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慝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又按史記曰舜母死父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瞽瞍頑母嚚弟象傲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象日以篤謹匪有懈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年二十而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堯乃錫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象喜以舜為必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

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君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瞍與象彌謹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又按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熱中謂心熱恐懼又中庸篇載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劉向新序載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與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而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均分及立為天子而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悌

之至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

商高宗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又按論語曰高宗亮陰三年不言

周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三皆日朝以其禮同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御如今小使直日矣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孝子當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夜又至亦如之莫夕也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王季復膳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解憂食上必在視寒煖

之節也在寮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末猶無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謂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

武王初為太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旬有二日乃間間乃瘳也禮記中庸篇曰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漢高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乃徙民以充實之

文帝居代時薄太后常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

口所嘗弗進

後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氏喪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歷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馬

章帝母賈貴人明帝為太子以選入宮生帝而明德馬

太后無子明帝命太后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三年帝饗士於南宫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閲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閲動静喜之何已歲月騖過山陵濅遠孤心悽愴如

何如何閒饗衛士於南宫因閲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賜諸國不敢復送

魏明帝追尊母文昭甄后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

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羙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常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疎高下叙用各有差

晉景帝居母宣穆張皇后喪以孝聞

武帝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已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叙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

罔極衰麻雖除哀毁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
建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竦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
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
欲奉瞻山陵以叙哀憤體氣自佳耳又已凉便當行不
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
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
經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
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於後陛下社稷

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已俯就權制已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衆議宜如前奏

詔曰悲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為哀策初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除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復吉

皇太后喪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草軺輦板輿細犢車皆施縑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亦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哀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服除訖各還所次除哀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服奈何葬而便即吉

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汙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縣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翊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攬省奏事益增感剻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情所不堪豈當然乎且今思存草土卒然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將軍以下及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

明帝性至孝太寧元年二月葬元帝於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康帝即位咸康八年七月丙辰葬成帝於興平陵帝親奉奠於西陛既發引徒行至閶闔門外素輿至於陵所

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成帝山陵已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壬寅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盖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况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

簡文帝為琅琊王年七歲鄭夫人薨帝號慕泣血固請

服重元帝哀而許之

孝武帝將以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吳隱之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

後魏明元道武長子也初封齊王帝母劉貴人賜死道武告帝曰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道武怒之帝還宮哀亦不自止日夜號泣道武知而又名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則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甚入或不測陷帝於不義不如且出待

怒解而進不晚也帝懼從之

太武明元長子帝生不逮母密太后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傍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衣不解帶

孝文幼有至性年四歲獻文曾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帝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獻文甚嘆異之及居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喪勺飲不入口五日毁慕過禮五日不食中部曹楊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

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至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毁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進粥已過期月毁瘠猶甚司空穆亮表曰王者居極至尊至重父天母地懷柔百靈是以古先哲王制禮成務施政立治必順天而後動宣憲垂範必依典而後行用能四時不忒隂陽和暢若有過舉咎徵必集故大舜至慕事在納麓之前孔子至聖喪無過瘠之紀尭書稽古之美不録在服之痛禮備

諸侯之喪而無天子之式雖有上達之言未見居喪之典然則位重者為世以屈巳居聖者達命以忘情伏惟
陛下至德參二儀恵澤覃河海宣禮明刑動遵古式以至孝之痛服期年之喪練事既闋號慕如始統皇極之尊同衆庶之制廢越紼之大敬闕宗祀之舊軌誠繇文明太皇太后聖畧超古恵訓深至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比之前代戚為過甚豈所謂順帝之則約躬隨衆者也
陛下既為天地所子又為萬民父母子過哀父則為慘

悴父過戚子則為憂傷近蒙接見咫尺旒冕聖容哀毀駭惑羣心書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一人過哀黎元焉繫羣官所以顛殞震懼率土所以危惶悚慄百姓何仰而不憂嘉禾何由而播植顧陛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恵咸秩輿駕時動以釋憂煩慱採廣諮以導性氣息無益之戀行利見之德則休徵可致嘉應必臻禮教必宣孝慈兼備普天蒙賴含生幸甚詔曰茍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

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繇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
哀之咎諒為未衷省啟以增悲愧及再周忌日哭於陵
前絶膳二日哭不輟聲先是太后葬於永固陵中反虞
於鑒玄殿詔曰遵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又
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信用擢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
命內則方丈外裁掩坎脱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
中可二丈壙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復
廣為六十步孤負遺旨益以痛絶其幽房大小棺椁質

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幔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
遵先志從冊令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
梓宮之裏玄堂之内聖靈所止是以一一奉遵仰貽儉
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
告羣司上明儉誨之德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
縗近臣從服三品以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以
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后殿公卿以下始親公事帝
毁瘠絶酒肉不御者三年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

東北里餘營壽宫遂有終焉膽望之志及遷雒陽乃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宫號曰萬年堂云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帝哭文明太后於陵左終日不絶聲幕越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帝以忌日哭於陵左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鑿玄殿是夜撤次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宫

前廢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少端謹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聞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三月帝居皇太后叱奴氏喪處倚

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贊總
釐庶政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
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彜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
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
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
得全制軍國務重須自聽朝縗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
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
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

遂申三年之制五服内亦令依禮
隋高祖初仕後周為大將軍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
離左右代稱純孝開皇十七年九月謂侍臣曰禮主於
敬皆當盡心黍稷非馨貴在祗肅廟廷設樂本以迎神
齊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為心在路奏樂禮
未為允羣公卿士宜更詳之遂下詔自今已後享廟日
不湏備鼓吹殿廷勿設樂懸仁壽二年詔曰哀哀父母
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但風樹不靜嚴敬莫追

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

唐高祖武德八年七月羣臣食於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永不能治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賜物百段帝性至孝初葬元貞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皆流血毁頓之極哀感行路言及二親未嘗不流涕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

方食

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於西宮三年正月戊午帝有事於太廟至太穆皇后神主悲慟嗚咽伏地不能興侍衛者莫不歔欷先是帝在髫齔穆后於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解衣冠所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皇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即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宮歔欷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宮裏慈顔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

不知何以上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在位者莫不嗚咽及還至宮享后於正寢後數歲下詔為后建福佛寺於京師初起作之夜帝夢見后侍奉若平生既寤悲感流涕達旦因下詔薦福於寺盡京城僧尼設齋追福焉四年六月高祖不豫帝廢朝視藥膳於大安宮如家人之禮辛卯有瘳百寮稱慶詔曰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朕虔奉大安受敬崇極日嚴之養祗慄斯在近日聖躬違豫寢膳有虧憂懼有懷不遑寧處慱求醫術

備盡蠲潔祈告明靈具陳懇篤上玄降福遂蒙貽祐應於康愈萬福咸宜慶幸之隆實兼家國思班愷樂洽於卿士然而尚齒興孝德教所先饗餼是加義超常等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老人八十以上并孝旌表門閭者並宜節級賜物以申饗宴庶使萬國之內同此歡心施於四海皆知朕意八年三月高祖讌於兩儀殿顧長孫無忌曰當今蠻夷率服古未嘗有無忌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天下付屬得人萬國乂安四夷賓服臣實不勝幸甚

謹上千秋萬歲壽高祖大悅以酒賜帝帝奉觴上壽流涕而言曰百姓獲安四夷咸服皆奉遵聖旨豈臣之力也於是帝與文德皇后互進御膳并上服御衣物皆珍寶奇異又上珍寶巾于皇后執櫛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蒸蒸就養一同家人常禮高祖亦喜形於色羣臣瞻奉莫不内懷感悅十三年正月帝朝於獻陵至小次降輿號哭入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於寢躬親執饌

閱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會要又載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帝入陵悲號哭咽百辟哀慟有蒼雲出於丘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禮畢帝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於是風靜雪止天色開霽咸以為孝感之所致焉

十四年五月丁酉帝追感高祖先后同忌此月不御酒肉

十六年十二月令左監門中郎將齊士員將兵衛獻陵帝召士員至望見而降殿自悲咽不已謂從官曰頃屬

歲陰道暮情深罔極所備新衣珍饌欲以正旦奉薦園陵朕若親行便勞扈從三元告始家有吉凶慶慰之禮咸重兹日朕不欲勞人乃自抑止因命江夏王道宗代行所獻之物帝並跪授道宗焉

十七年七月癸巳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佐郎敬播上所撰高祖并當朝實錄各二十卷帝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於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休因悲不

息命令收卷

二十年十二月癸未帝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樂於吾之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懐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並皆掩淚

高宗為晉王年始九歳居長孫皇后喪哀慕不能自勝太宗常加慰撫繇是特深寵異貞觀十六年立為皇太子十九年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於定州監國將發太

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敕垂報並許之飛表奏事自兹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顧收雷霆之威駐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既至京師太宗氣疾發動乃於北闕餌藥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聽政於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

二十三年從幸翠微宮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

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不過文王汝令數日不食晝夜不離吾側口嘗湯藥盛年鬢則變白汝之孝敬過文王矣吾雖殞没亦無所恨及太宗靈駕將引帝號叫自投於地扳轀車哽慟摧裂擗踴悲哭不能自勝

永徽二年四月己丑以將忌月令有司進素食太常停教終於五月自三年喪畢朔望未御正殿百寮上表請乞九月辛卯始御太極殿自此每五日一御太極殿視

事十一月辛酉親祀南郊黄門侍郎宇文節奏言依儀
明日朝羣臣陳樂懸請奏九部樂帝曰被甲而舞者情
不忍觀所司更不宜設言畢慘愴久之初太宗在藩樂
工為秦王破陣樂舞以歌用兵之妙貞觀初以為武舞
每讌享奏樂必陳之至是停所作於殿廷而所司依前
習之三年正月丙子親祠太廟及布幣祼獻至太宗神
座俯伏感慟悲不自勝侍衛者皆歔欷莫能仰視
六年春正月壬申朔親謁昭陵文武百寮及宗室子孫

並陪位帝降輦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踴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宫其崇聖宫妃嬪太長公主以下及越趙二國太妃等先於神位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哭踴絶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饈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趙王福曹王明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閲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行宫

中宗為皇太子大足元年從則天幸京師時屬凝寒親捧天后足步從一里餘天后大悅下制褒美宣付史官二年正月欲躬侍則天皇后靈駕以赴山陵百官固諫乃止有司以則天皇后服滿三十六日請帝及百寮並從權制改服慘服帝不許竟服衰麻惟公卿以下聽服慘服帝自居諒闇令所司惟進倉米薄粥豆盧欽望以帝素有氣疾請少加一薑桂上表曰臣聞孝子居喪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筭或粥或飯不能食粥者飯

羮以菜可也又曰五十不致毁又曰喪有疾食肉飲酒
加以薑桂又曰若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毁
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竊以兩溢之米欲滿大升或為
飯粥隨性所嗜羮以助食年至五十不合致毁素有疾
又加酒肉食味不美調以薑桂此乃聖人制禮原父母
之情不欲令孝子病毁不勝哀痛也自古聖人制禮如
此殷勤大行則天遺制如此懇至今陛下三日視事聽
覽萬機羣生性命仰陛下存活三聖基業待陛下興隆

伏惟聖年已登五十陛下緣在房州先患脚氣今在衰
苦舊患更發又自今月二日已來惟令進倉米薄粥臣
下驚恐不勝惶懼但倉米陳臭天下共知食即動氣柰
何陛下以五十之年抱積久之患奉累聖之緒承遺制
之托上事宗廟社稷下養赤子蒼生故食動病之倉米
不遵遺令之教訓陛下縱自輕性命其柰七廟何其柰
萬姓何臣等痛切之至謹述先聖制禮大行遺制伏乞
少進美膳加以薑桂即望聖體稍和舊患漸損制不許

玄宗開元五年十二月巳丑勅令在邉密又逼忌辰起令日後至来年正月上旬以来並進蔬食所司准式此限内仍令都城禁屠殺

十七年十一月謁橋陵帝望陵涕泣哀感左右升奉先縣為赤縣以所管萬三百戸供奉陵寢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丙午玄宗自蜀至帝至望賢宮奉迎玄宗御宫南樓以俟之帝望樓辟易下馬趨進樓前再拜蹈舞稱賀玄宗下樓帝匍匐捧玄宗足涕泗嗚

咽不能自勝扶玄宗升殿尚食每進一味帝皆嘗膳然後進飛龍御馬帝親選試然後進御玄宗上馬秉轡帝攏馬行數步玄宗止之而後退玄宗謂左右曰吾享國以来未知貴也今見吾子為天子乃知貴也左右皆呼萬歲帝嘗避馳道執鞭弭導引玄宗自開遠門至丹鳳門連棚夾道兵馬旗幟炤曜都邑耆老緇黄垂泣蹈舞皆曰不圖今日天下再安復覩二聖都人士女觀者萬億計繇丹鳳門入大明宫内外文武百寮先俟於含元

殿前以班序立玄宗御殿扇開左相苗晉卿右僕射裴
冕等奏賀蹈舞呼萬歲玄宗親慰百寮皆感咽帝累奏
請辭位居東宮玄宗固不許又使高力士再三諭旨乃
奉詔馬乾元元年四月戊辰帝進太上皇燒丹竈誥曰
孝感之極通於神明傳於前史跡罕彰灼今日之事不
其效歟吾比年服藥物比為金竈煮煉石英自經寇戎
失其器用前日晚際思欲修營一昨早朝遽聞進奉有
同符契若合神明此乃汝之因心測吾之本意豈惟此

度前後非一則知惟睿作聖惟德動天再闢寰區重會
父子付托之際古今未聞色養之勤書册不載寤寐嘉
歎深慰於懷宜頒示天下宣付史館帝上表謝曰臣伏
奉恩命以臣所進藥器深合天心伏蒙特垂褒美令頒
示天下臣幸以菲才叨膺寶歷聖慈曲眷每事憂兢至
於孝養之宜臣子常禮先意承旨務達微誠不期進奉
之時偶合聖旨寧謂至誠能感事近前知以臣孝既繇
衷物自冥應特加奬飾許載縑緗在臣下情彌增愧悚

誥曰王者域中之尊孝者天下之本兼而成務厚莫重焉而應物以和奉親以愛繇衷而舉有感必通若不動於神明豈能比於符契且匹夫之績尚銘於鼎彝況天子之孝不列於縑緗故欲昭宣示於中外垂芳於來葉光我國典也十一月玄宗幸華清宮還帝至灞上迎候下馬趨進百餘步再拜舞蹈前抱玄宗足玄宗撫帝背帝又控轡行數十步有命乃止

上元元年七月殿中監李輔國矯詔自興慶宮移太上

皇於大内帝更選擇後宫及上皇素所愛幸并妓樂百餘人令於西宫備灑掃又有詔令萬安咸宜二長主侍養上皇至於服御饌食窮極珍奇視膳問安加於常日異方進獻先到西宫國之大事咨之可否然帝從此怏怏成病常涕泣不樂每西宫朝見嗚咽不能自勝侍臣感動天下稱孝繇此常欲誅輔國會疾甚竟不行

憲宗元和二年春正月庚寅朝享於太廟初次諸室帝皆盡於誠敬至德宗順宗室流涕嗚咽若不自勝侍臣

及舉冊官皆相顧感泣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庚子享太廟至順宗憲宗二室歔欷流涕侍臣從官皆感動

文宗孝義天然太和中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歷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內太后憲宗懿安郭后也寶歷太后穆宗恭禧王后皇太后穆宗真獻蕭后也王后生敬宗蕭后生文宗時號三宮三太后帝五日參拜四節獻賀皆繇複道至南內開成中正月望夜帝於咸泰殿陳銀燭奏仙韶樂三宮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

人禮諸親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凡膳饈珍果蠻夷奇貢獻郊廟之後奉三宫而後進御帝常以宗廟祭器朽故不修丁寧言於宰臣因令郡縣有為漆器處精造以進既而江南諸道有以新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

上歛容令陳於别殿具冠而閱之有頃歔欷而退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居喪過制毁瘠不自勝將吏不得謁見監軍使張承業排闥至廬所言曰大孝在不墜家業不同匹夫之孝且君父厭世嗣主未立竊慮兇猾不

逞之徒有懷覬望又汴冦壓境利我凶哀茍或揺動則倍張賊勢訛言不息懼有變生請依顧命墨縗聽政然後經畧南征保家安親此為大孝勿拘常制以敗遠圖於是聽斷大事乃平定趙魏雖萬事之殷在鄴城每一歲之内馳駕歸省太后者數四士民服其仁孝同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在雒京太常奏定皇太后到闕儀皇帝合於銀臺門内奉迎勅頃以未平國恥須運戎機十年親統於驍雄千里久違於定省寧辭櫛沐常切晨昏今

已翦蕩元兇宅居中土仰稟庭闈之訓獲寧宇宙之心恨不得躬詣汾川攀迎法駕況皇太后遠涉山阻將及近畿朕何以端坐闕庭爲拘常禮雖云舊制未叶斯懷朕今親至懷州奉迎丙辰中書奏繇自二十三日後在散齋之内不合遠出勑旨到河陽奉迎庚申幸河陽奉迎皇太后悲泣久之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決之後思心鬱陶雖娛玩充庭常悒然不樂俄聞太妃違豫日命尚醫中使問訊結轍使言有瘳即喜言加則不御飲膳

自是終始無敢言加者既而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病但見吾面差足慰心吾驟歸晉陽旬朔與太妃復來帝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且可令存屋輦迎侍太妃譬諫久之方止及凶問至太后慟哭累旬自是漸不豫帝朝夕嘗藥視膳左右衣不解帶請禱山川竟不效帝居喪哀毀殆至滅性皇族伏苫諫譬五日方食

閔帝即位初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

比於此物無愛除賓友之會不近樽斝況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啖命徹之

周世宗初鎮鄆州太祖親征慕容彦超六月兖州平帝遣使奉表請車駕繇鄆濮路還京庻得一覲天顔太祖從之及太祖過澶淵帝迎謁於馬前悲咽流涕顯德元年帝親征河東迎故淑妃喪還太祖一后三妃及嵩陵就掩皆議陪祔帝以妃喪在賊境未及遷窆乃詔有司於嵩陵之側預營一塚以虛之俟賊平即議襄事至是

帝幸晉郊果成素志蓋孝感之所致也

冊府元龜卷二十七